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元　富大用　撰

諸院部遺

侍讀以下補新集侍讀之後

歷代沿革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无量更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詳見事實注宋朝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

年以楊巘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又有馬宗元為侍讀高若訥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天禧三年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

通英閣輪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會要　建炎元年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内殿講讀宫觀兼侍讀元豊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吕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宫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宫元祐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太乙宫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乙宫使未幾已致仕不充仍免經筵進讀續會

要中興以来如王大資貴朱丞相勝非張大資浚謝資政克家趙觀文鼎万俟資政卨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燾以萬壽湯大觀思退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章以佑神兼侍讀中興會要臺諫兼侍讀自慶歷以来臺丞多兼侍讀諫長未有兼者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檝始並兼講讀自後每除言路必兼經筵矣朝野雜記元以後廢

犀書要語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於

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向之南豐擬制虎觀清閒之燕誦說古今以廣見聞曲阜行傳堯俞制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東坡謝表

詩句遥知丹地開黄卷陳后山寄侍讀蘇尚書

古今事實

選儒學士

玄宗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内侍讀盧懷慎薦馬懷素使與褚無量

更日侍讀侍以師傅之禮通鑑

聚文學士

玄宗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讀有司供給甚厚

舉通學士

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不敢盡臣之唐儒林傳序

刋緝經籍

集賢殿書院侍讀學士掌刋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隐滯則承旨以求之

以質疑義

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至德二年置大學士四年罷

以師臣禮

唐馬懷素玄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日番入既叩

閣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中每宴見帝自送迎以師臣禮或作以申師資之禮

讀書守操

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堪代褚無量馬懷素以為侍讀

好學謹守

唐徐岱字處仁少而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宮而謹守過人

兄弟迭處

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疏諫遊畋

王起釋褐授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遊畋事俄加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因積而願寛遂臣遇惡

遂除為相

薛放端厚寡言穆宗為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帝謂曰小

子新立懼不克荷宜相以輔不逮故叩頭辭曰臣庸淺不足承大任帝美其誠

耆儒充選

先是侍讀其名未崇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實學以充其選班次翰林禄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多召對訪問或至中夕

老成端士

趙彦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蔡卞皆少年宜用老成端士乃以彦若兼侍讀

願選忠厚

元祐初劉摯上䟽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為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悌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以廣睿智仰副求治之志

歷言時事

蘇軾除侍讀嘗侍讀三朝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戎殺掠萬餘人帥臣不以聞朝廷亦不問恐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

暇日召問

太平興國六年上聽政之暇日閲經史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文仲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文仲以

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諮訪政事

孝宗隆興元年十一月命經筵官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名商確古今諮訪政事

以備顧問

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仁宗實錄 謚康節

條上十議

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邇英侍讀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于光明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言行錄

節要三書

呂公著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陛下睿哲之性出於天縱而復内稟慈訓日新大學誠以堯舜三代為法

則四海不勞而治將來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臣輙於其中及孝經内節要語共一百叚進呈便於省覽或遊意筆硯之間以備揮染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家傳

不殺羊羔

遍英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

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庶其源蓋出於此言行錄

行避螻蟻

伊川頤云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同上

奏論三事

伊川名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春秋輔養為急二

左右内侍宫人皆選老成重厚三請令講官坐

讀唐書一傳

天禧舊制凡侍臣皆賜坐講者别設本於前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耳自宗綬夏竦為侍讀始令讀唐書一傳參釋義理（會要）

進唐事二條

蘓頌兼侍讀奏言國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官學士采録新唐書中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

詔經筵官遇非講讀日進唐故事二條公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必述以己意反復言之言行錄

進祖禹帝學

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范祖禹帝學資乙覽

讀蘇秦約從

司馬温公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從六國事光曰秦儀為從横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

之霞邦家者也言行錄

論黄帝無為

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浩嘗讀正心篇論黄帝無為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哉

講讀延義閣

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初講論或講讀終篇則

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邇英也

賜宴資善堂

呂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為例

薦當世士

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嘗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温公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

是亦發於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而使得生還誰復為
倈言者又史浩除少保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進讀
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及當法祖宗者必委
曲援引開廣上心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名
赴闕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一十五人叔似召用餘
以次收擢

言外戚事

陳正獻公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

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公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誠齋集

論日食之變

張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之萌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之起上瞿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他日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著聖覽十卷

丁度字公雅無侍讀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蓍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為蓍龜也仁宗出歆跽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亦願以中正事陛下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三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反覆開道

蘓軾侍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道上雖恭默不言聞所論輙首肯善之

使上不忘

藹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復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謂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嚮有所嚮則偏偏則為患大矣

古今文集

雜著

侍讀學士等請宫中視學表　晏殊

伏奉聖旨以時暑暫住講書至秋凉仍舊者運當文治

日侍講筵以炎暑之盛隆遂紫宸之游息載頒明旨允合舊章念惟皇帝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御承光之法座臨照九圍奉長樂之慈顔緝熙萬務緬懷三聖撫愛兆民知王業之艱難識帝模之宏遠於是順稽古道崇尚素風命册府之儒臣敞金華之經席包周衆説既析於篇題齊魯善言彌勤於聽覽屬南薰之届候闕會弁之增勞暫錫假寧聿昭恩遇臣等退惟鄙質幸此親逢敢忘朦瞽之言仰效消毫之助切以四方無事百度

先鑾宮禁之間穆清多豫伏願重漢皇之六合惜夏禹之寸陰時習所聞愈精大義間揮仙翰式就神功彰睿德之日新廣鴻猷之天賦如此則宗祊景福贊明主之保邦夷夏仰瞻識大朝之埀教

辭免兼侍讀狀　洪咨夔

便蕃疏渥懾讋交懷臣竊惟上聖以典學為功諸儒以詔繳為職執經並列勸讀尤嚴間嘗起舊弼於内祠今亦進耆英於書殿必深於道乃稱厥官如臣者猥繇法

從之聯濫厠細氈之講懷公無得呻畢何裨屬月正元日之臨盛春王三朝之會首叨榮於瑣闥仍陟寵於金華四象八卦之陳未知源委五典三墳之誦曷效涓埃倘兼取於熊魚必重譏於鶉特伏望皇帝陛下充能自得師之妙廣佛時仔肩之公察臣潢潦之易除矜臣丘垤之難進俾安舊序別選名流

侍講

歷代沿革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于御前張酺侍靈帝

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于華光殿中又名劉寛拜大中大夫侍講華光殿劉寛傳雖有侍講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詳見侍讀門宋朝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不加别名但供職而已會要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知曹州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焉續會要元豐以後官制通見侍讀門故事自兩省臺端以上並兼侍講元祐中司馬公休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時朝議以

文正公之賢故特有是命朝野雜記紹興五年范元長以宗卿朱子發以祕少並兼益殊命也乾道六年張敬夫始復以吏部員外郎兼益中興後庶官兼侍講者惟此二人若紹興二十五年張扶以祭酒隆興二年王宣子佐以檢正乾道七年林景度以宗卿入經筵亦兼侍講者葢扶本以言路兼說書就陞其秩宣子時攝版曹景度嘗為右史且有敬夫舊例故稍優之皆有以也同上熙寧元年龔鼎臣蘓頌劉攽等議不當

坐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下會要臺諫兼侍講慶歷二年召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仁宗實録神宗用呂正獻亦止命時赴講筵去學士職中興後王尚書賓為御史中丞建請復開經筵遂命兼侍講自後十五年間繼之者惟王唐公徐師川二人皆上意也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檝並兼講讀紹興二十五年春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

非臺丞諫長而以侍講為稱又自此始其後猶或兼說書臺官自尹穡隆興二年五月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為稱不復兼說書矣朝野雜記修注兼侍講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改兼史編實討是年鄧伯允自中書舍人兼權刑侍閏十二月改兼史編實討非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婁彦開自言路徙奉常兼權中書

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為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為不可罷之嘉定元年黄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今故典矣（自渡江後惟王樞密綸以右史兼說書其他無此比）

宮觀兼侍講　宋朝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呈進虞允文奏曰胡銓早歲

一節甚高謂當澗略録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

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宫觀留侍經筵故有是

命

羣書要語奉天子五學之遊東坡謝表望西清之帷幄以立

彷徨聽長樂之鼓鐘怳如夢寐同上金華經幄併以命爾

曲阜行周常制今將開延英之席司馬光誥詞賦成於鼓吹典墳富

於泉海

詩句綉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東坡邇英講論語謝賜書

日高黄繖下西清風動梘龍舞交翠同上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絲約侍禁庭

古今事實

講經同異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决

以儒術進

宣帝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

賀夏侯勝等以儒術進

置五經師

顯宗永平四年置五經師張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数有匡正之辭

辨明經義

桓榮光武拜為博士車駕幸大學會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特加賞賜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廣侍講乃聽

得出旦入禁嘗病朝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詔選通書

楊賜靈帝嘗受學詔選通尚書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于光華殿中

常令講經

劉寬靈帝初拜大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

勸講帷幄

楊秉以明尚書入勸講拜大中大夫以病乞退黃瓊上
言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注勸講猶侍講也

有史魚風

肅宗常言張酺入侍講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於誠心
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儒學侍講

楊秉威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邊韶議奏秉儒學
侍講常在謙虛

入講白虎觀

賈逵班固並校祕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宫靈臺

召入太液亭

唐韋處厚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穆宗召入太液亭命分講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使講尚書

張酺肅宗即位出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廵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吏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洽

論定五經

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

侍經內殿

路隨祗事穆宗侍經內殿敷堯舜之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言五音奥義氷釋

為六經法言

韋處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合六經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奥助省覽帝稱善

名六經纂要

唐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六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

疑事口宣

王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疑義召問

文宗召王起許康佐為侍講學士栁公權為書學士上

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經術該深

鄭覃文宗時召為翰林侍講學士覃於經術該深淳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書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為侍講

文思贍逸

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為知制誥穆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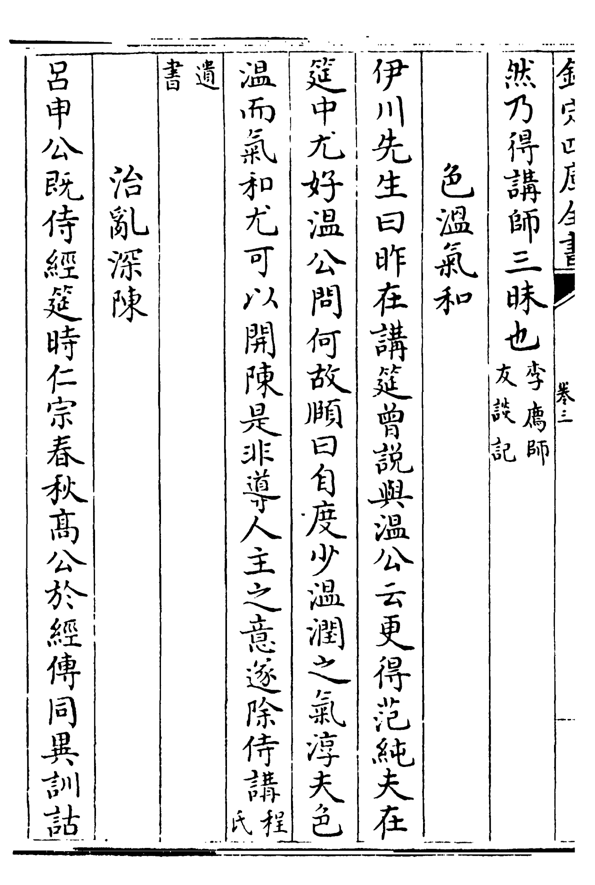
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授諫議大夫改中書舍人分紀

語約義明

呂公著於講讀尤精衆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言行録

講官第一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説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



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李膺師友談記

色温氣和

伊川先生曰昨在講筵曾説與温公云更得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顒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程氏遺書

治亂深陳

吕申公既侍經筵時仁宗春秋高公於經傳同異訓詁

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深陳之申公家傳

有該教化

余靖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講讀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仁宗實錄

論議褒貶

伊川在經筵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龜山語錄

閎深博約

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閎深博約故有此除

多傳經義

英宗時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講論語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公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

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所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慍怒加之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家傳

開列古義

太史公范祖禹諸朝當講即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李膺師友談記

三經要語

范祖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家傳

前經樞要

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前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分紀

左傳監戒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說上曰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 歸田錄

孟子醇正

司馬康為講官言於英宗曰孟子為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專講春秋

胡文定公安國守康侯紹興初除公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一經上曰各人通經豈胡其比不許行狀

各進漢事

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歷故事詔講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後略論得失大旨呂氏廣記

獻勸講儀

趙元昊反罷進講侍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

講誦因獻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公燾字仁甫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開録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説言行録

陳正心説

范忠宣公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公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説無自而入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説

寫無逸圖

趙鼎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成二圖上以語宰執於是鼎賛上從善汲汲之意

並同
上

請賜坐講

舊制坐而論道別置書冊於御前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便於指視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

所存禮亦加重請復賜坐乃下禮官韓維以下三人以為當坐劉攽以下七人以為不當坐乃不行元祐初程頤為侍講復請坐不從呂氏家塾廣記

開延英席

治平四年諭司馬光詔曰今將開延英之席丁未錄

展邇英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

邇英閣伊川文集

雙日講讀

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職略

隻日講讀

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旰方罷隻日

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雙日休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繫年錄

三德大本

哲宗初司馬康侍講洪範至乂用三德上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時天子恭默未言公喜聞德音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司馬康墓誌

四字之要

王巖叟字彥林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抵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是積學之要願留聖意系年錄

歎真侍講

經筵承授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伊川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

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朱文公程伊川年譜

帶職補外

故事侍講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與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後兩制遂為例也東齋記事

講徹一篇

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

進象先已得蔡州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徹講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四朝國史

賜講官宴

元祐元年賜宰執經筵官宴于東宫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又紹興二十二年賜宴祕書省以講尚書徹章自是以為例

賜章服御書

慶歷七年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

此賜異於他日又范祖禹講論語畢上賜御書唐人詩

在經筵數載

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一十餘年嘉祐間王安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行義以比先朝崔遵度

古今文集

雜著

謝翰林侍講學士表　范祖禹

辭其可辭敢忘故事受其可受祗服新恩洪惟真宗初置講職問學常勤於日昃論經或至於夜分以啓迪於後人俾監觀于成憲先帝更新治職止命兼官雖因革之制不同而經緯之文則一惟熙寧元豐之成烈有金匱石室之舊聞丕顯帝謨尚資史筆追觀列聖之典多委四輔之臣夫何一介之微膺此二任之重此葢伏遇

皇帝陛下欽明文思齊聖廣淵如日方中法天不息謂

二帝三王之道當窮極於高深一祖四宗之書光已詔

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文以臣夙侍書筵叨塵史觀曲加寵數用示眷留昔魯穆公之於子思亟饋鼎肉燕昭王之於郭隗改築金臺二子或以無人乎側而不能安或欲致士於遠而先為始如臣陋學敢望古人非懷人爵之可榮竊喜聖心之不倦

謝侍講表　孫覿

散材無用早汙甘泉法從之班賜命過優又玷西學上賢之選恭承明詔不敢固辭伏念臣讀書聊以自娛為

文不求甚解偶隨宫牒進冐朝榮緋𣢍之量已盈幾欲
飲河而止渴犬馬之力將盡又虞一蹶以遺羞惟是褊
賦介特不移之愚少䕶窮厄不貶之氣首叨名節入侍
辟垣隨被贊書使陪經幄訟淺聞而自愧儻同數馬之
工仰睿聖之日躋徒抱猶龍之歎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人文丕煥邦命維新敷求左右儒學之臣講聞古今成
敗之要如臣孱陋亦預選掄以聖主責愚臣豈待兩端
之叩而小人成大器預憂五技之窮敢知圖報之方更

厲匪躬之節

辭免兼侍講奏狀　周必大

絲綸參集淵谷是虞伏念臣頃自名還親蒙簡擢酌本朝侍儒先之禮以次對專講勸之官今既進貳夏卿仍聯翰苑若尚續漢殿六經之業殆將兼唐人三侍之榮所憂仰累於殊私不獨自慙於非據顧廓燭幽之鑒别求諂嫐之賢恭冒聰聞伏需報可

辭免兼侍講奏狀　周必大

成命初傳以懽以恐臣聞藝祖肎定天下即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兼訪民情真宗復置講讀學士分直祕閣專備顧問列聖相承遂以崇儒重道為家法自陛下握圖御極首闢鼇禁命經筵官番宿其中朝宣夕召殆無虛月博問勤詢罔匪治道葢不特藉其敷繹大義誦說舊聞應適故事而已臣以陋儒慒于經術叨陪禁從常懼不稱而況日朝垂拱可以告辰猷寓直北門可以備夜對使有萬分之補不待更參講勸也伏望曲回淵

鑒亟寢兼官或特起逸民追開寶之盛或改畀時彥廣咸平之規使臣上不至妨賢下不失量力是陛下賜臣多矣孰與貪榮踰分之愧乎

謝侍講表　周必大

一趨經席已稱韋布之榮叅被綸言豈厭縉紳之望凌兢祗命俯仰懷慙臣某中謝臣竊以天縱之能陋儒絕企日躋之聖典學何加然且躬有虞好問之勤守大禹不矜之戒正使昔人之博洽尚難稱於在前矧如淺識之

支離顧何堪於拜下而臣逆時千一月寵再三曩聯南省之班嘗執經於累月比侯西清之對復肆職者半年逮此叨踰愈為榮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而益聖新以又新舒兩耀於天衢猶許爝螢之曳納百川於溟海不辭潢潦之歸是使顓蒙荐陪誦説臣敢不欽承異禮勉竭孤忠無力可陳雖未覩於實效有猷則告庶少塞於空餐

謝侍講表

周必大

王人多聞尚急詢謀之益儒者寡要況非彈治之才望虎觀之深嚴負鵜梁之愧恧臣某中謝臣竊以祖宗盛際講讀最親匪爵秩之攸拘惟英賢之是任上或處三公之舊下亦延九品之卑雖言語侍從之勞日計不足然緝熙光明之助職思其憂孰謂下臣可膺高選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有堯之聰明而靡忘稽古有禹之勤儉而力戒矜能六藝之文葢皆見於行事諸儒之學豈足望於清光更資一得之愚使效萬分之補載攷朝廷之制

凡兼文舘之官雖宰司提領之尊無內史訓詞之寵惟陪經幄必錫賛書葢道既重而禮爲可輕而待之隆則報宜加厚臣雖極陋敢不深思區區傳註之間難規近效懇懇忠嘉之際或勵遠圖

請早開講奏狀　　周必大

右臣今月六日伏見中書門下省録黄奉聖旨開講用三月十一日者恭惟陛下聖質天成道學日就固不待分章摘句乃能多聞而有獲也然學之爲王者事其

己久矣國朝開講之制春以二月上旬今乃逺用三月十一日非獨距注講之期至近其間復有休假及誯德壽宫日分則是半歳之間講讀不過十餘日而已以陛下勤於治道咨詢無斁而又収名豪傑並寘經幄彼皆日夜望賜清間之燕致緝熙之助若緩其所當急而使講藝論道之風稍缺於初政甚不可也臣更不敢繳奏已行之命欲乞睿慈依去年秋講例直降聖旨特就近於二月中旬擇日庶幾中外曉然知陛下汲汲皇皇如

古之聖人且於祖宗開講之制不恃臣不勝惓惓惟聖

明裁幸

辭免侍講奏狀　　　朱元晦

恭惟國家設官分職以熈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效勞而陞從昔以来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

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踈賤久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超躐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加以盲瞶跛躄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皇帝陛下察其悃愊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祈懇之至

代謝侍講表　樓鑰

攝居選部已困劇曹擢在經帷更承清問退慙衰朽有此遭逢中謝伏念臣幼歷覊艱學無師法顧孤陋寡聞之習但為決科之資如疏通知遠之經素匪專門之業矧是帝王之大學非為章句之小儒必求鴻博之人以究淵源之藴豈容樸學獲侍細㸌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巍巍成功謙謙終吉特降至尊之勢無奴可錄之言遂容

草芥之臣亦與金華之講臣敢不黽勉微力綴緝舊聞為二三萬言之辭敢求釋義暢五十八篇之旨庶補重明

辭免兼侍講狀　　洪邁

臣聞命震悚不知所云伏念臣一介書生見識洿下僅能駢四儷六綴緝華藻以事區區應用之詞章至於潛心聖經窺發關鍵如以蠡測海莫知津涯而使之參勸講之聯侍邇英之席非所據焉實為甚懼又況聖學淵

妙今古洞然如日當天幽隱畢照雖使大雅宏達之士殫效尺寸日陳乎前猶增高泰山何足云補顧臣等輩決非所堪伏望聖慈曲垂英監別擇經誼高明可備顧問者使充此選臣無任祈天懇激之至

謝兼侍講表　　洪邁

中謝　切以王求多聞雖資啓沃朝夕之經帷初啓宜延茂異之儒講綴正清乃及菽麥之士据非所稱榮不勝恩助天縱將聖自有緝熙光明之功揆臣之愚何若而可

猥以傳家之末技嘗有意於遺經措游夏之一辭豈知筆削東春秋之五傳空極鑚研使居誦說之聨入奉清間之燕內而省己恧有靦顔茲葢伏遇皇帝陛下聰明憲天濬哲稽古撥亂世而反諸正既統一於聖真守經事而知其宜欲汎觀於物應故如臣等亦寘選中臣敢不別爊明微章善癉惡爍然興文武之業方觀一統之成學者以帝王為師式幾千齡之遇

辭免兼侍講奏　洪咨夔

疊被寵私彌深榮懼伏念臣力耕有素涉獵無多文淪巫史之微道昧聖經之奧頃叨召對拱聽訓辭首明宣光綜攬之方繼論義文經綸之旨退深懸於謏聞難仰跂於清光政虞汙玉堂之廬忽俾侍金華之席丘學山而莫及蠡測海以奚堪伏望皇朝俯垂英鑒肆別求於鴻碩容自益於空疎

謝授侍講告表　　洪咨夔

五花疊組甫壓鼇禁之除六晝專經仍玷虎門之選顓

天莫避蹐地匪皇中謝臣竊以太極判而兩儀生聖人出而八卦作取小過取大壯堯舜獨盡其神曰連山曰歸藏夏商參用其法皆繇汲汲之學能進乾乾之功迨開物成務之教衰而崇德廣業之意泯第資誦說莫究推行武帝尊儒柰通變使民之理太宗慕古昧以蒙養正之方縱得其言何關於治益形而上者謂之道必神而明之存乎人恭惟皇帝陛下觀象洗心玩文盡性悟泰之外徤內順首賢路之宏開鍳蠱之上剛下柔急朝綱

之復振有體則斯有用能知而必能行奚俟鯫生尚容蠡測況臣鈎深無得納約有慙朱雲之折充宗僅致忠邪之辨京房之事延壽靡忘理亂之占雖爝螢莫近乎日月之光然勺水尤覬乎江河之益探先天之妙藴踐前聖之微言剛健中正粹精端在自强之德聰明睿智神武形為不殺之仁俾斯文之大興幸當世之親見

古詩

經筵講詩徹章進詩　　樓鑰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屢遷昭回光飾物剛健位秉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鯀擢任列閎顛巽日方諶始宸心最急先未遑親政理首務闢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晝居勤己甚坐侍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義極摩研俯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大明緜東國思平賦南山樂

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羡周宣起自紹熈載廹茲嘉定年關睢從肇彼殷武遂終焉寵數傳中旨恩光被邇聯神文期繼踵元祐信齊肩内廐頒雲騎彫鞍絢錦韉茗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衆俊咸宣力孤生亦備員少時曾學藝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矣歸耕久宴然鉎車俄促召梓里謂登仙詞禁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侵莫境重得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骸殆欲捐尚思求譎諫海嶽效塵涓

律詩

侍立邇英述懷　蘇子瞻

曈曈日脚曉猶清細細槐花暖欲零坐閲諸公半廊廟時看黄色起天庭

侍講邇英　蘇子瞻

上尊初被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陛楯諸公空雨立故應漸悔不儒冠

和東坡入侍　黄山谷

隆儒殿閣對横經咫尺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還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崇政殿說書

歴代沿革古無此官宗朝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祗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續會要 慶歴二年以趙師民領講官復為崇政殿說書分紀 蓋秩卑資淺則為說書不兼

侍講元祐間范淳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讀前此未有也呂原明家塾記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蔡宗呂璀仍遂其性詔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渡江後尹彥明初以祕書兼之中間王龜齡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朝野雜記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周益公集臺諫兼說書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禼羅諫

議幟並兼講讀葢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傳道自後伯陽繼之每除言路必與經筵矣檜死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三十二年臺丞諫長兼經筵止三人慶元後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端明亟伋始副端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察官兼說書自少卿陳夔始朝野雜記修注兼說書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開禧三年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為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為不可罷之

諫折栁枝

程頤名充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以布衣為

哲宗幼冲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奏論三事

哲宗嗣位名程頤將以為崇政殿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宜選賢德以輔講官因使陪侍宿直講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薫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崇德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納誨輔德

伊川先生既召對充崇政殿說書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幼主不宜踈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

修身正心

吕希哲字原明為說書凡二年日夕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

講説明白

景祐元年賈昌朝為崇政殿説書昌朝講説明白上喜之多所質問昌朝悉記録歲終以付史館

賜名記注

賈昌朝為説書在經筵善講説仁宗多所質問皆記録删潤以進賜名邇英延義二閣記注録

仍侍經筵

賈昌朝初為崇政殿説書後為天章閣侍講歴知制誥

開封府權御史中丞而侍經筵如故

經術世家

熙寧四年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宰相安石之子上聞其經術能世其家故召對而擢用

崇儒重道

近制無職雖宰相領國史實錄院勑令所玉牒所降勑而已惟講讀官下至說書皆命詞給告可見崇儒重道之意也

成就君德

程頤為說書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三曰天下治亂係宰相成就君德在經筵

講必齋沐

伊川先生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意言行錄 又尹焞每當講必前夕齋戒沐浴曰欲感悟人君安得不敬

引經稱旨

熙寧中呂惠卿為說書召見奏對引經稱旨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崇政殿說書表　　程頤

愚誠已竭天聽不回臣頤中謝竊以儒者得以經術進說於人主之前言信則志行自昔抱道之士孰不願之顧恨弗獲臣何人哉有此遭逢然臣竊覩前古君臣道合靡不由至誠感通信以發志今臣道未行於家室善

未信於鄉黨何足以感動人主之心乎茍不度其誠之未至而欲善其辭說於進對之間為一時之觀則可矣必欲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久成而無斁臣知其不可也臣是欲進而思義喜時而愧己冐犯天威而盡其區區之說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方賴左右前後之人輔養聖性勸講之職任莫重焉切惟海寓之廣賢俊至多臣願朝廷博謀群臣旁加搜擇期得出類之賢實諸左右輔成聖德為廟社生靈之福如臣之愚實懼不足以當

重任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朱元晦

臣聞命震恐無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祗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籲天陳誠冀蒙允至於輙干斧鉞冒進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閔俞音亦寛刑典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

學職親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況方祈閒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辭免兼崇政殿説書第一狀　劉克莊

萃此殊恩畀之庸品一聞宸翰交戰危衷贍言前修有在茲選元祐則呂希哲之比乾道則張栻其人用能名

重儒林芳流國史如其者乆抗走而為俗吏粗涉獵而非醇儒方冕旒日御於緝熈而㫋厦朋來於鴻碩儻使淺聞之士驟陪晚講之聯在明時非所謂邦家之光在小臣凜乎如淵谷之隕决難冒受惟有固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改授名流既穆僉言亦安愚分

辭免崇政殿説書第二狀　　劉克莊

聖主滋欲引以自近愚臣實難強所不能豈勝跼蹐之危涔有囁嚅之請竊謂紬書石室凡稱博聞強記之士

皆可能開卷金華非有陳善閉邪之學不宜預兼兹能事必也名儒其講貫未深見聞尤寡尚不敢當史筆之纂述將何以裨帝學之緝熈必至貽笑旁觀上狐親擢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察由衷之忱懇寢不次之誤恩既免為昭代之羞亦不奪小臣所守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錫福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四

元 富大用 撰

東宮官部

總東宮官 補外集太子詹事之前

歷代沿革並見後各官之下此但載通用之事

羣書要語秀從南士德在東宮記室新書 宮邸晏公類要 承華太子諸苑 博望名太子 東朝朝也 銅門 儲闈 儲局 宮寮 宮官

寀 入侍天闈儲𡽹克茂 文詞高於甲觀並同上 太子宮有甲觀三輔黃圖 升寀儲闈亦居清顯文選 鄧禹名臣方居審諭之任疏受宿望始除輔導之官于志寧書 昔在周漢親賢保弼王褒箴 思皇茂則敬詢端輔唐李義府為承華箴 望優四皓然後能調護春闈白集趙昌制 輔相東禁常衮制 首預東朝之選賤表類 陛華儲幄 以縉紳之望有羽翼之勤並同上

詩句厲叨金馬署又玷銅龍門文選 三叨儲隷五塵朝黼

顏延年詩 薄宦奉儲明唐褚亮詩 託身承華側撫劍遵銅車注銅輦太

之子摛文章縱橫富詞藻舒錦悲先麗掘珠子車也陸機赴洛詩

謝奇寶

古今事實

善行惡戒

晉悼公問於司馬侯曰何謂德義曰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召使傅太子

家令智囊

漢文帝拜晁錯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左右皆正人

賈誼上書曰王者於太子皆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才學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其生得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師友必英俊

地節中許伯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疏廣曰太

子國儲副君師友必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史

置洗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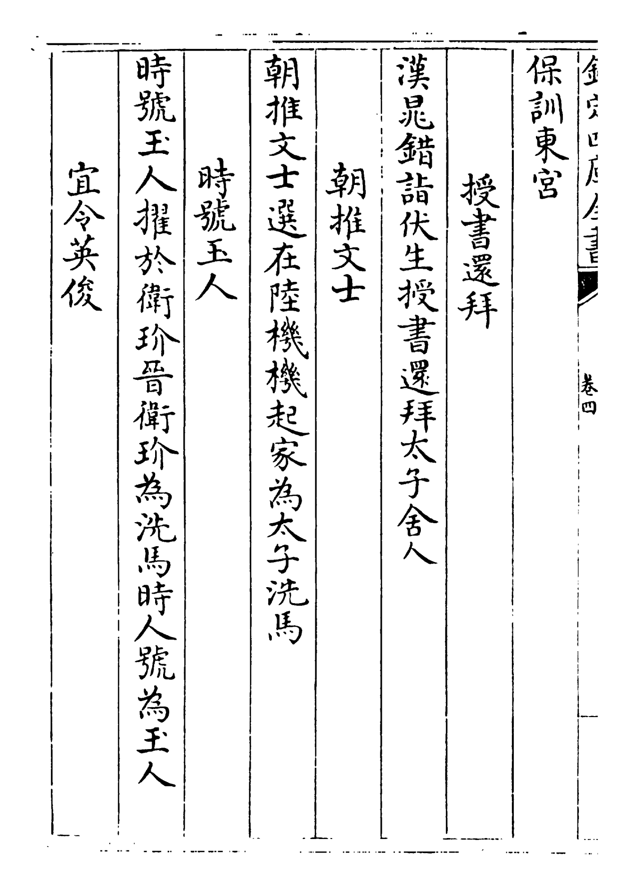
漢洗馬員十六人秩如謁者如淳注曰前驅也 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

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休沐嘗置驛馬迎賓客

保訓東宮

漢中宗勅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德術



保訓東宮

授書還拜

漢晁錯詣伏生授書還拜太子舍人

朝推文士

朝推文士選在陸機機起家為太子洗馬

時號玉人

時號玉人擢於衛玠晉衛玠為洗馬時人號為玉人

宜令英俊

山公啓事曰琅琊王第三子皆為國器宜令四海英俊材德傅於東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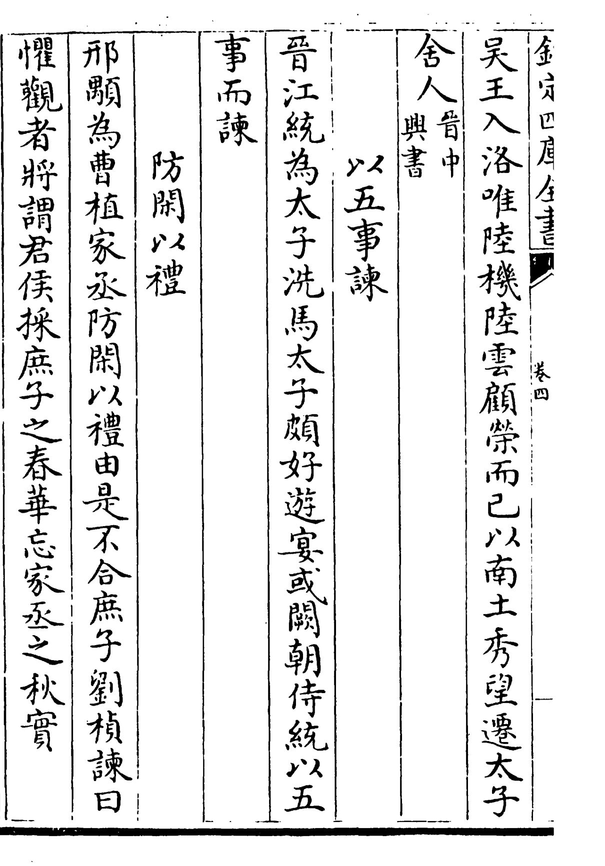
才經文雅

荀邃字道玄拜太子洗馬戴若思特見欽重作詩頌之序曰洗馬荀道玄累葉重光才經文雅所以弱冠登朝

陸亮忠心

晋武帝詔曰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

南士秀望



吳王入洛唯陸機陸雲顧榮而已以南土秀望遷太子舍人晉中興書

以五事諫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而諫

防閑以禮

邢顒為曹植家丞防閑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楨諫曰懼觀者將謂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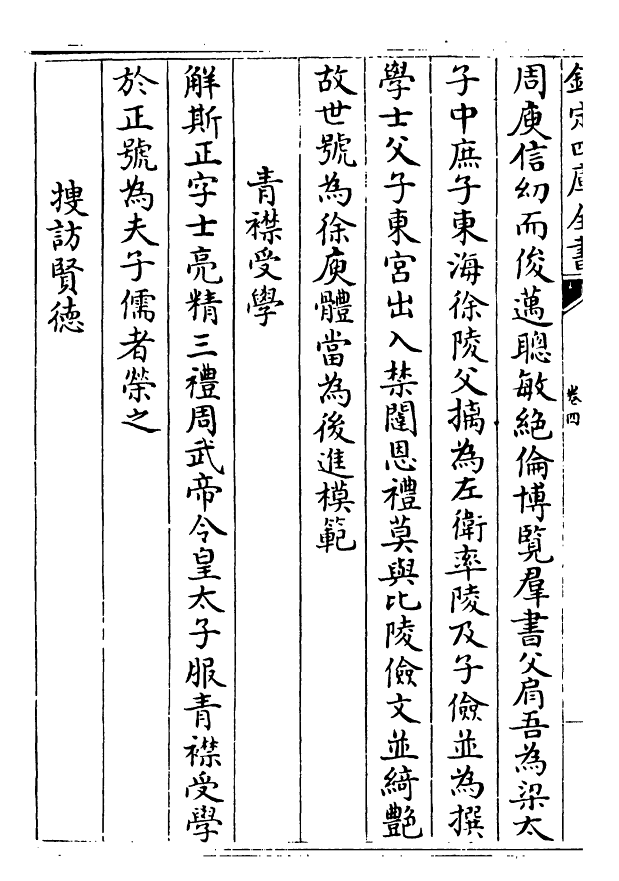
皆取甲族

庾於陵梁天監中拜太子洗馬舊東宮官屬通於清選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

文號宮體

梁徐摛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皇太子家令兼管書記文體既别春坊盡學宮體之號自斯而起

號徐庾體



周庾信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羣書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東海徐陵父摛為左衛率陵及子儉並為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陵儉文並綺艷故世號為徐庾體當為後進模範

青襟受學

觧斯正字士亮精三禮周武帝令皇太子服青襟受學於正號為夫子儒者榮之

搜訪賢德

唐太宗謂羣臣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

妙選人望

唐正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濟為之兼崇文館直學士

為司議郎

正觀以還師傅皆宰相兼領其餘宮寮亦甚重焉馬周以位高恨不得司議郎元稹書又徐浩字季海玄宗時太子司議郎肅宗即位詔令多出於浩玄宗傳位誥册皆

浩為之司議郎之文翰寵遇罕與比

改鶴禁衛

垂拱中改左右監門率為鶴禁衛

嚴師問道

元稹上書願令皇太子洎諸王齒胄講業行嚴師問道之禮輟禽色之娛資遊習之善豈不美哉

獻善諭箴

韋承慶遷太子賢司議郎儀鳳中詒皇太子賢監國時

太子頗近聲色承慶上書諫又為善諭箴以獻太子善之

是謂儒宗

王元感為四門博士詔曰元感性質温敏博聞强記揖前達之識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可授太子司議郎

太子三卿

唐東宮官家令率更令及太僕為太子三卿

建儲即置

宋朝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賔客詹事左右庶子中允中舍諭德賛善洗馬家令率更令皆緣舊制除授而無職司惟建儲闈即置三少賔客詹事庶子諭德中舍二人並他官兼充其左右春坊並鑴印置吏員

司馬名重

神宗諭執政曰延安郡王可出閤當議宫寮乃曰司馬光名重宜為宫官乃漢羽翼之謂如吕公著孫覺皆可任之後當擇功臣如文貽慶之類是以取重東宫矣

晏殊謹厚

晏元獻公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飲宴公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呈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戲賞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為宮官公既受命而面諭除授之意公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眷注日深

傳經啟沃

陳俊卿在普安郡王邸每當講必傳經啟沃王深器之一日王習毬鞠公取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即為誦全文不遺一字公退而喜曰王聰明而樂諫社稷之福也

王韓厚德

神宗就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寮用王陶韓維等皆厚德之士一日侍坐内侍以宮様靴進維曰王安用舞靴神宗亟令毁去甞引疾請郡將去王府採東平樂善之

語為贊以獻慈聖垂簾諭宰臣曰諸王仁孝日聞皆卿等擇宫臣所致召至中書褒諭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東宫轉官奏狀　周必大

臣聞古者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外樂所以修内然後恭敬温文之德備焉三王有道之長實本諸此陛下稽古垂訓日命儒臣講戴經於東序以助成儲德可

謂同符三代矣而臣叨塵近列參侍承華憖無寸長可補三善逮逢卒業彌愧橫恩且臣寄禄之階寖崇增秩之寵沓至豈特僥倖頻數慮貽身菑亦惟賞或僭差殆將累國伏望陛下推明主愛嚬笑之義念名器不假人之言毋刻賛書留勸功効蓋以例而加者上之恩也因辭而輟者臣之幸也授受兩得庶其在兹冒瀆宸聰臣無任戰汗之至

乞東宫官進嘉言善行狀　　樓鑰

臣仰惟陛下深惟天下之大本立儲宮以安社稷置僚佐以任輔導之職真一代之盛典也臣猥以庸陋備員其間且得執經從容以侍承華千載榮遇非所宜得思欲殫智竭慮以稱陛下任使之意補太子聰明之餘雖太子天資敏明謙勤好學而臣不過於誦說之間可以少効其愚講罷而退雖欲陳述古今以資盛德無由以進退而思之實不遑處臣竊聞祖宗時應東宮王府官屬每五日必使進嘉言善行一條臣愚欲望睿旨申行

故事使臣等每五日必以一事進如有已見因而詳論其是非當否不問興衰治亂帝王臣子凡古人言行可以勸可以戒者採於百家擇其機要以奉太子則上性愈明輔成儲德區區之心得逃尸素之責矣王府僚屬亦倣此而行之必有日新之益此故事也

承華要略後序

呂伯恭

臣聞基天下之命必建儲后以承聖統養天下之源必緝典籍以熙聖功古先哲王登崇主鬯以尊宗廟而重

社稷罔不鏡之以前代之載衡之以六經之言碩師良傅左提右挈吉人正士前導後陪廣厦細旃之上洋乎弦歌諷誦之聲發焉煥乎山龍藻火之文具焉能用剛健篤實輝光日新潤色鴻業永永無極臣仰惟聖受天命聖聖相傳碩大駿偉之治曠百王而輩三五淵謨丕訓宏綱懿典不券契而同不鑿枘而合不膠漆而附不衡石而均踰時歷紀若出一日雖老師宿儒欲形容列聖心傳之藴殫精研慮終莫能望其端倪竊嘗問諸太

史氏側聞真宗皇帝天禧三年八月制立昇王爲皇子始錫之以元良述繼之以六藝箴又申之以學書勸學歌吟之屬至於品式備具本末闊闊則復有承華要略之書焉越三年九月台宰輔宗室近臣俾之縱觀然後知我宋之重規疊矩萬世一轍者亦惟培養天下之源而已當真宗皇帝之時天清地寧弓弭矢箙霞露生息極熾而豐升中岱嶽親祀汾陰聲融金石光溢雲漢固可以獨覿昭曠垂拱視天民之阜矣顧乃留神於垂裕

後昆之原豫建太子以定國本爰因乙夜之覽博採載籍蒐補青宮要紀之闕遺勒承華要略十卷昈分彪列昭如日星親發睿藻斷以贊述用為輔養聖功之具想夫書之所載問寢視膳之規齒冑入學之訓大綱小紀洪纖鉅細無乎不聞厥後仁祖四十二年之治巍巍蕩蕩洗萬古而空之者是書抑有助焉是宜列聖寶之以為成式藏於宗廟副在有司增前星之光源少海之潤蓄靈擁休萬世永賴誠丕天之大律也臣竊考兩漢以

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為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賔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効之卑汙蹇淺也使其獲窺我宋承華要略之書殆將興河伯望洋向若之歎矣惟舜禹執中之訓足以擬是書聖學相傳之妙惟文王世子之篇足以擬是書聖學邑養之誠世之相後數千載若合符節信

矣聖人之無兩心也若夫精義入神眇然出於翰墨之外者顧臣何足以知之

規正東宫啓　　　　韋承慶

臣承慶言伏以殿下國之儲貳主器承祧百姓繫心萬方延首行一事天下所瞻出一言天下所聽動静不可以不慎進退不可以不思固須數引正人詢謀得失使忠言日聞於耳善事每關於心所為合度必自知其過如此則正心起邪心息德業日新聲聞彌廣福禄可以

長守榮位可以久安若諂諛在側忠良不進意有所向則合詞稱善言未出口則同聲稱美有非莫悟有過莫知便自謂神睿聰明超絶今古驕溢之漸常必由之伏願特留睿情每存規誡聞過必改見善必行朝夕孜孜常恐不及則邦家是頼天下幸甚進德修業大易垂文說禮敦詩春秋所貴尚書云念終始典于學禮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殿下昔在藩邸耽讀典墳論

道觀書匪朝伊夕自升儲貳已歷炎凉侍讀承言稍以稀簡雖睿姿天挺神用生知器業自然非求外奬然更加研勵彌益風猷伏願數名儒生勤修學藝緗緗不離於左右披閱無捨於光陰使日知所未知月聞所未聞凡在匹夫苟能强學猶可以髙取名譽坐致簪纓况殿下以儲后之尊而能留心於學德音之美固無得而稱焉畋獵馳騁敗德之源必須順動不可以盤遊無度至於從禽逐獸絶野馳原駿足雲飛輕弧電舉當其適意

豈憚艱危無險不陵無深不赴忽然奔馬委轡猛獸逸
羣致驚駭之憂貽顛墜之患雖有所悔如何可及夫以
千金之子猶且坐不垂堂况在萬國之貞豈可不思重
慎殿下初升儲位養德春闈理宜靜默自居文史為務
不可數遊縱以損德音尚書云内作色荒外作禽荒酣
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伏願詳鑒古今
以為鑒誡殿下驅使之人每於北門召入如此等色皆
是憸利小人緣得供奉祇承自謂别蒙恩幸外則妄為

威福内則專事謟諛巧媚百端以求顔色日為一事時進一言漸積纎微遂成瑕纇此之浸潤最難覺察特須斥遠屏黜不宜親近左右殿下皇儲國嗣帝子天孫府庫充盈宫室崇麗但使不為鄙僻不作奢淫凡所營求有司畢備何籍此等别有祗承今南衙官寮皆是縉紳士子或耆年舊德博識洽聞或雅望英才修身潔行莫不策名委質奉事殿下自非陪扈法仗不得一奉宸顔豈有僕隸輿臺而可特承恩眄伏願一皆杜絶勿許更

至宮闈所見者唯端士正人所聞者唯詩禮典誥則邪孽無由而起咎悔無從而生睿德彌高休聲日遠伏見今年六月三十日令書以崇文館中學士極少令賔客庶子詹事及宮官五品已下各舉所知令出已來日月已久官寮所舉咸已進名迄至于今更無進止殿下敦崇學藝廣訪時英天下四方莫不欣悦文學之士飾躬待問而淹歷時序未有指歸朝廷搢紳咸謂殿下徒有其聲而無其實私談竊議頗盈衆口但令出惟行理非

虛設舉能進善其事不輕一降令書終年寂寞天下英髦誰不觧體此乃欲益反損應是更非伏願與賓客庶子等量宜早為處分事或不可專決非須速以聞奏不可淹延致招誹謗今關隴之外蕃戎冦竊國家將申弔伐大興師旅轉輸給用糜費日多聖上内恤黎元外憂疆埸宵衣旰食惕慮兢懷殿下在國為儲君在家為長子事兼國家何以自寧至於居處服翫飲食聲樂並請務從省約以助聖上憂勞不可每事豐華自為安逸儲

副之尊士庶瞻仰雖宫闈務簡不廢每日坐朝至於朔望之辰諸王賓客咸萃皆欲親承睿旨肅奉宸儀伏見秋冬已來累月不曾一坐恭己之義竊謂有虧伏願每至此朝特臨法仗則殿下無宴安之逸羣僚有趍奉之歡臣聞體寛裕之德者在乎納諫懷忠貞之極者期於盡節是知君以不諱昭其美臣以無隱達其誠固君臣之大義古今之通道伏惟殿下挺叡研幾凝貞毓照處帝王之元子為億兆之副君當其册命之初天下含齒

戴髮童兒牧豎莫不懽忻踴躍抃舞謳歌者以殿下至
德至仁克忠克孝故能上當天意下應人心雖夏邦建
啓周朝立誦不之及也但能行之以道守之以仁居安
慮危在滿防溢一日三省一事九思知稼穡之艱難省
宮苑之遊翫正辭雅誥每關心術奸聲亂色不留聰明
忠讜者引而親之便佞者屏而遠之則可以長主宗祧
永在國本照黄離以保元吉居蒼震而亨利貞臣出自
膠庠即叅藩邸微班再易馳年十變短才弱翰濫蒙甄

獎書記文章特受恩寄洎乎嗣登銀榜復得忝侍銅闈俯存簪履之餘仰攀鱗羽之末蕩蕩鴻澤霑濡不已區區淺志答効無階所以輸罄心源瀝盡肝血奉芻蕘之片議獻狂瞽之一言庶輕露馳聲薄滋於少海纖塵驟影微助於遥山逆耳儻申觸鱗甘罪無任控款之至

上東宮啟　李景伯

臣聞書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之來由人所名應符影響可不懼哉伏惟殿下

禀粹重離摛英若木道光儲貳譽表元良歸山祲而邦家以寧賛寳歷而皇祚方永凡在羣品莫不仰賴語成功則已大矣論盛業則已崇矣唯當養德青宫問安紫極去惡除本為善務滋納忠讜於正人杜浮媚於邪徑遊心經史引接文儒覽古今之得失為行事之龜鑑日新其美豈不盛歟近承諂曲之徒私進女色莫非倡蕩纖跡可知將入宫闈以為娛樂傷教敗禮豈復是過及其出入矜誇恩幸坊曲之間能無漏泄至如縈紛簪笏

跡領朝廷稍涉奸私尚為深累況一國之儲副萬方所
瞻奉焉可不自戒且政之興衰皆由化下自上所及若
草隨風理在必然不可不慎竊惟後宮命婦員品稍多
無選良人固為淑麗止足之賞詎假旁求此非殿下之
本心直被小人之所誤臣實庸鄙智識無聞濫齒榮班
謬參宮相職在規諫冀申裨補若其嘿而自守何以上
答聖恩非直尸素之罪人亦當神祇之所譴敢罄愚直
以効涓塵伏願悔已往之失知昨非之弊念色荒之誡

懲縱敗之言勿近小人毋聽邪說常恐有失兢懼為心則膺德被於羣方頌聲振於毗俗天垂福祐永保無疆儻蒙採納幸甚幸甚

唐太宗於寢殿側置太子諫院疏

褚遂良

臣聞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法規模宏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遠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使成立凡

人尚猶如此況君之太子乎自當春誦夏絃親近師傅知人間之庶事識君臣之大道使翹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叙新樹太子莫不欣躍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下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垂闕不離膝下常居宮内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憾伏願遠覽殷周近尊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恒

計旬日半遣還宮専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則

微臣雖死猶曰生年

太子賔客 以下補膳事之後

歷代沿革晉愍懷太子在東宮選人臣子弟有名稱者

以為賔友唐太子賔客四人正三品掌侍從規諫賛

相禮儀宴會則上齒 百官志 正觀十八年以宰相兼賔

容開元定員四人宋天禧四年叅政任中正樞副錢

惟演叅政王曾並兼太子賔客執政兼東宮官自此

始

古今事實

名臣左右

李固言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居調護地非所宜

以安車召

唐武攸緒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杜謹盈齋書以安車名

拜太子賓客若祈還山詔可

東宫授經

鄭肅開成二年詔拜吏部侍郎以肅嘗侍太子言論正典復令兼太子賓客為東宫授經既而太子失寵上有廢斥意肅名見詳陳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上改容嘉之

如師傅禮

宋朝至道元年尚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並兼太

子賔客見皇太子如師傅之禮上召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今立為儲貳以為國本當須正人輔之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用禮必須賛成如事稍有未當不可隨順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也

以為宰相

李文定公叅知政事時仁皇為太子文定為賔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方相之固辭俄太子出謝蒙恩以賔客為

相真宗顧謂曰尚可辭也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太子庶子

歷代沿革古者天子有庶子之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庶子猶諸子周禮諸子之官司馬屬秦置中庶子員漢庶子為太子少傅屬官後漢置五人晉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宋中庶子與功高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政令庶子掌侍從左右與功高通

事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隋有左右庶子唐龍朔中改左庶子為左中護右庶子為右中護咸亨中復故左庶子掌侍從贊相駁正啟奏右庶子掌侍從獻納啟奏通典六典宋東宮官有左右庶子舊制不常設每諸闈之建隨宜置官以備僚寀多以他官兼領仁宗升儲置二人神宗升儲置二人欽宗升儲置一人四朝志乾道中庶子諭德除左不除右孝宗會要七年詔庶子諭德輪入宮仍同供故事

羣書要語諸子掌國子之倅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周禮又禮記聘義作庶子委戈執笏入賔皇儲陸褚碑
儲宫命職中庶爲重郭子儀表宜輟五曹之務俾同三令之班唐休璟制巨源諸老仍叅翼賛之榮同上拜右庶子奉翊儲宫修其宫政柳文柳渾行狀俾尹宫坊陸集姜公輔制輔相東禁常衮制列位龍樓宋田錫制賢哉宫相李陽氷銘受命天朝入侍儲幄
詩句寄言東曹長當知幽獨心
古今事實

肅敬見稱

漢王商字子威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見稱

清白有節

魏鮑勛清白有高節知名甞為中庶子傅東宮正色不撓

官最清密

吳孫登為太子時太傅張温言於孫權曰中庶子官最清密切問近對宜用俊選於是乃用陳表為中庶子

盡言規諫

蜀後主立太子璿以霍弋為中庶子太子好騎射出入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得切磋之體

獻侍臣箴

晉温嶠為中庶子獻侍臣箴甚見補益

受命天朝

鄭默為中庶子朝廷以為太子官屬宜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

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

一宮要任

武帝置中庶子四人一宮要任

沈靜履素

武帝咸寧元年詔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

有正始風

齊裦粲言於帝曰臣覩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後

轉中庶子

久留承華

陳王瑒父沖嘗為瑒辭領中庶子文帝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

身任宫卿

隋太子勇晏宫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媚娘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宫卿職當調護乃於宴坐自比倡優請正其罪

輔以正道

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嘗得良馬令行本乘行本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弄臣太子慙而止

撰諫苑諷

唐于志寧為右庶子太宗謂志寧曰今太子幼卿當輔以正道太子承乾數虧禮度志寧正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大悅

作賛道賦

李百藥為右庶子作賛道賦以諷悉述古儲副事

兼侍讀書

王方慶拜左庶子進封公奉入同職事三品兼侍太子讀書

時稱公望

錢徽任左庶子韓武以賂結公卿遺徽二十萬不納時稱有公望

該識舊典

肅宗在東宮孔寅中庶子于時中興庶事草創寅經學宏博又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日直東宮

劉洎字思道唐太子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

授太子經

歐陽地餘字長賔為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請降墨敕

崔神基長安中轉太子右庶子時突厥使者入見有司移文名太子神基諫曰今太子非朝朔望而别喚者請降墨敕詔與詹事更日侍讀東宫

進藥石言

高季輔為右庶子上䟽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鍾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

諫用寺人

太子承乾左右多任宦官于志寧諫曰專柰便佞出納禍福伊戾敗宋易牙敗齊趙高亡秦張讓傾漢近高齊任鄧長顒陳德信齊卒傾覆殿下皆用寺人輕忽高班凌鑠貴仕品命失序經紀不立太子不悦

輟卿以佐

杜正倫除太子中庶子帝詔正倫曰吾兒幼未有就德我甞物物戒之故輟卿於朝以佐太子

屏居恬静

趙宗儒字秉文罷為太子右庶子屏居恬靜奉朝請而已

端居守道

趙宗儒罷相為右庶子端居守道德宗嘉之遷吏部侍郎名見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

以宰相兼

唐宗璟以宰相兼庶子

以太守參

中庶子闕宜得俊茂者欲以濟陰太守劉儀城陽太守石崇參選

衛太子家

班彪牋云國家故事選公卿列侯子孫衛太子家為中庶

儲選特召

陶侃遷中庶子曰君少而好學善談玄理尤明詩易以孝聞於時儲選殊難其人特召君焉

八舍之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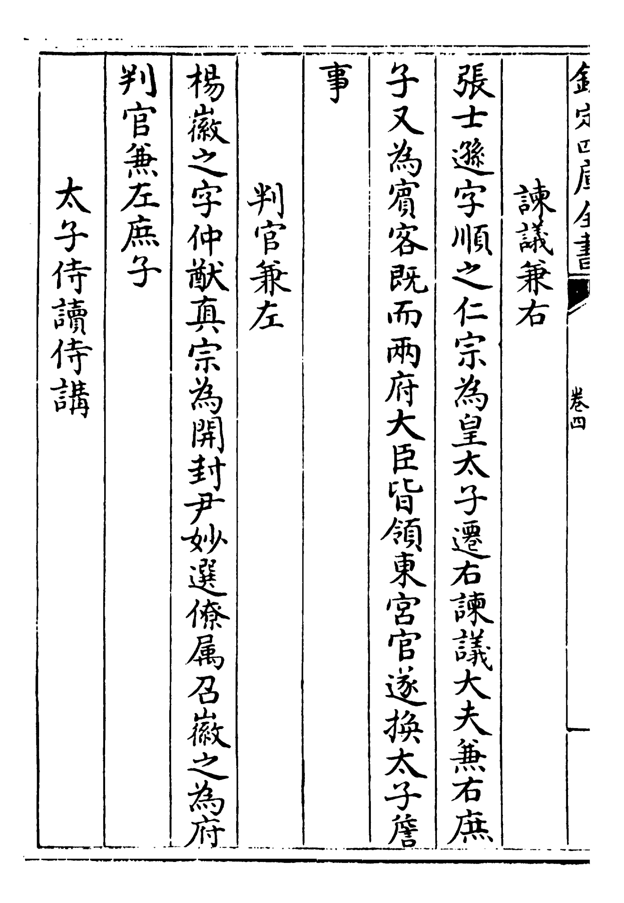
璟濟要略云庶子謂八舍之職

班同三舍

擬侍中中書侍郎班次同

參與機密

晏元獻公殊字同叔遷左庶子公既佐佑東宮真宗所以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



諫議兼右

張士遜字順之仁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子又為賓客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子詹事

判官兼左

楊嶬之字仲猷真宗為開封尹妙選僚屬召嶬之為府判官兼左庶子

太子侍讀侍講

歷代沿革唐太宗為晉王府有侍講及為太子亦置焉其後或置或否開元初十王宅引辭學工書者入教亦為侍讀（職林分紀）而無侍講宋始置焉（職略）神宗升儲置侍講侍讀各一人（會要）乾道七年禮部太常言討論東宮開講儀宮僚遇講讀詹事以下至講讀官上堂並用賔禮参見如延英儀講罷復位

羣書要語翊弦誦於青闈飄長纓於鶴籥

古今事實

儒素見稱

晉王紹宗遷祕書少監仍侍皇子讀書紹宗性澹雅以儒素見稱當時王廷之士咸敬慕之

諫覲韓子

庾亮侍講東宮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為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納焉

讜言直氣

唐呂元英為同州刺史及中謝論奏辟辭氣激切上嘉

之謂宰臣曰吕元英有讜言直氣宜留給事左右仍兼

太子侍講

借御書讀

李敬元博覧羣書髙宗在東宫馬周啓薦之召入崇賢館兼領侍讀仍借御書讀敬元風格髙俊有不可犯之色

講經授業

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晩年尤篤志

於學每開五經必盥濯束帶危坐對之高宗為晉王詔
德言講經授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講

講導經學

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

進毛詩纂義

許叔牙少精毛詩禮記貞觀初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
高宗昇東宮遷太子洗馬仍兼侍讀嘗進毛詩纂義
十卷皇太子賜帛二百段令寫本付司經局

著宮訓十卷

丁公著充太子侍讀著宮訓十卷穆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寵春宮之舊也

五日一侍讀

陳夷行充翰林學士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

露門講論語

沈重字子厚天和六年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露門博士仍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

露門教授

樂遜字遵賢保定中詔魯公斌畢公賢俱授業尋授湖州刺史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

獻龍樓箴

歸登有文學為東宮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撰翼善記

褚無量玄宗在春宮兼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

給輿便殿

褚無亮為侍讀年老為造腰輿令內殿給使輿於便殿

題笏賜詩

王起宗文宗時為皇太子侍讀帝題詩太子笏以賜又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知古今治亂

遷右補闕

郭贄傳太子任京尹得侍讀藩邸太宗即位擢贄著作

郎兼皇子侍讀遷右補闕

擢工部郎

孫固傳神宗為潁王以固侍講王府東宮建為太子侍讀神宗即位擢工部郎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東宮請講學啟　　張說

臣某等啓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

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輯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刋
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太子也
崇禮不倦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覧史籍激
揚令問取髙前代垂名不朽伏惟皇太子殿下英睿天
縱聖敬日躋神筭密發雄威立斷廓清氛祲用寧家國
兆人由是歸徳六合所以推功主鬯青宮固本也分務
紫極覲政也副羣生之望作累聖之儲殿下之於天下
可謂不輕矣監國理人可謂至重矣莫不拭目而視清

耳而聽冀聞異政以裨聖道臣愚伏願崇太學簡明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陵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刋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刋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粲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覩文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温顔開讜議則政途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臣等行業素輕藝能寡薄頋慙端士叨侍宫闈日夜祗懼

無以匡輔區區微誠願效塵露輕進芻鄙庶埀採擇

手令答曰經史脫誤事資刋理自非通儒孰詳大義侍讀等升堂覩奧能定闕文今司經崇文皆有舊籍敬承來教即令考序頃日以來未暇數對何嘗少選而忘德音尋當叙進羣英冀聞餘論仍令鈔畱啓本以代書紳

上東宫勸學啟　劉憲

臣以今月二十一日侍從外叅親奉令旨令臣勾當所進書隨了隨進幷語臣云當今閑暇正好讀書臣自承

殿下之好尚私心懽喜不能自勝伏惟天縱神武生知睿哲誠時與理會固無待於勤求然自古及今皆重于學至於光輝盛德發揚令問安靜身心保寧家國除此之外更無以加常人讀書擬於爵禄事須精熟乃堪試練殿下居副君之位有絕世之才豈假尋章摘句甙益應略知大意而已用功甚少為利極多伏願克成美志無棄暇日上以慰至尊之心下以答庶僚之望幸甚幸甚侍讀褚無量經明行修在朝罕匹是以皇帝簡擇令

侍殿下謂宜時蒙名問而察其言臣以愚劣忝跡士端
區區之誠莫不罄竭

請令皇子伴讀提舉左右人　司馬光

臣伏見陛下差直史館王陶充皇子伴讀祕閣校理孫
思恭充本位說書此誠國家之首務聖哲之遠圖然臣
聞三代令王置師傅保以教其子又置三少與之燕居
至於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之人皆選孝悌端良之士逐
去邪人毋得在側使之日見正事聞正言然後道明而

德成心諭而體安福被兆民功流萬世此教之所以為益也今陶等為皇子官屬若不日月得見或見而遽退語言不洽志意不通未嘗與之論經術之精微辨人情之邪正究義理之是非考行己之得失教者止於供職學者止於備理而左右前後侍御僕從或有邪佞讒巧之人雜處其間出入起居朝夕相近誘之以非禮導之以不義納之以諂諛濟之以詐偽雖皇子資性聰明端慤難移然親近易習積久易遷諂諛易入詐偽易惑如

此則雖有碩儒端士為之師傅終無益也臣聞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又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臣愚伏望陛下多置皇子官屬博選天下有學行之士以充之使每日在皇子位與皇子居處燕遊講讀道義衛善抑惡輔成懿德其左右前後侍御僕從亦皆選小心端慤之人使所屬官司結罪保明然後得入仍專委伴讀官提

舉覺察若有佞邪諂巧之人誘導皇子為非禮義之事者委伴讀官糾舉施行即時斥逐不令在側若皇子自有過失再三規誨不從者亦聽以聞如此則必進德修業日就月將善人益親邪人益踈誠天下之幸也大理評事趙彦若孝友温良謹潔正固博聞强記難進易退國子監直講李寔好學有文修身謹行秘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終始如一此臣之所知也伏望陛下擇此三人及廣求其比以備皇子官屬臣推心盡忠不敢存形

迹僭越妄言伏俟譴謫

論經筵劄子　程頤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皇帝陛下春秋之富曆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

讀既罷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内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俾之常在深宫之内為益豈不甚大

太子春坊

歷代沿革北齊有門下坊庶子領之典書坊庶子領之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書坊置右庶子唐龍朔中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左庶子中允司議郎左諭德左賛

善大夫崇文館學士校書郎洗馬文學校書正字等隷馬典春坊曰右春坊右庶子中舍人太子舍人右諭德右賛善大夫太子通事舍人家令率更令等隷焉宗建儲闈即置仁宗神宗升儲並以内臣為左右春坊勾當左右春坊事中興不置孝宗乾道元年立皇太子置左右春坊二員同左右春坊二員孝宗會要

羣書要語備儲坊之案胡文恭行趙休制

古今事實

儲寀

寶歷三年詔長慶以來兩河用兵偏裨立勲擢寘周行率以儲寀王官雜補之

列局

太和四年左庶子孫革奏春宮列局護翼元良

古今文集

問東宫官屬

或問東宫官屬曰唐六典載太子東宫官制甚詳如一

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也置左右
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朝廷之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
坊又皆設官又各帥其屬之意崇文館猶朝廷之館閣
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
之隆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宫官屬極苟簡左右春
坊舊制選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
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
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當時亦有不曾討論

者如東宫官屬之不備是也舊嘗入劄論東宫官制疎略宜倣舊損益之不從

資善堂　翊善　贊讀　小學教授　諸宫並附

歷代沿革資善堂翊善贊讀紹興五年六月初置以命朱子開范元長時孝宗以建國公就傅故也其後孝宗出閤就第而信王幼亦命近臣踵為之開禧元年七月皇子初封榮王命程少逸左史兼贊讀少逸以祖諱辭乃命軍器監趙子中夢極兼領其不稱王府

而以資善繫銜蓋以未出閤之故

古今事實

范朱極選

一日上語鼎曰欲令孝宗御諱出閤選官教之且就禁中置學館便建資善堂庶幾正當鼎乃與同列議選范冲朱震為翊善朝論以二人為天下之極選上謂鼎曰臺諫語及資善之建皆曰如朱震范冲天生此二人為今日資善之用可謂得人矣趙鼎傳

勉王進學

黄裳為嘉王府翊善因王誕日乃作渾天儀以獻為歌詩勉王進學如天而不息

日陳正道

婁機字彦發謚忠簡為資善小學教授時皇太子為惠國公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寘之左右朝夕觀省

資善堂

在元符觀南大中祥符八年置仁宗肄學之所天禧四年徙御厨以北

繼照堂

在開封廨東真宗尹京日射堂大中祥符二年臨幸賜名

慶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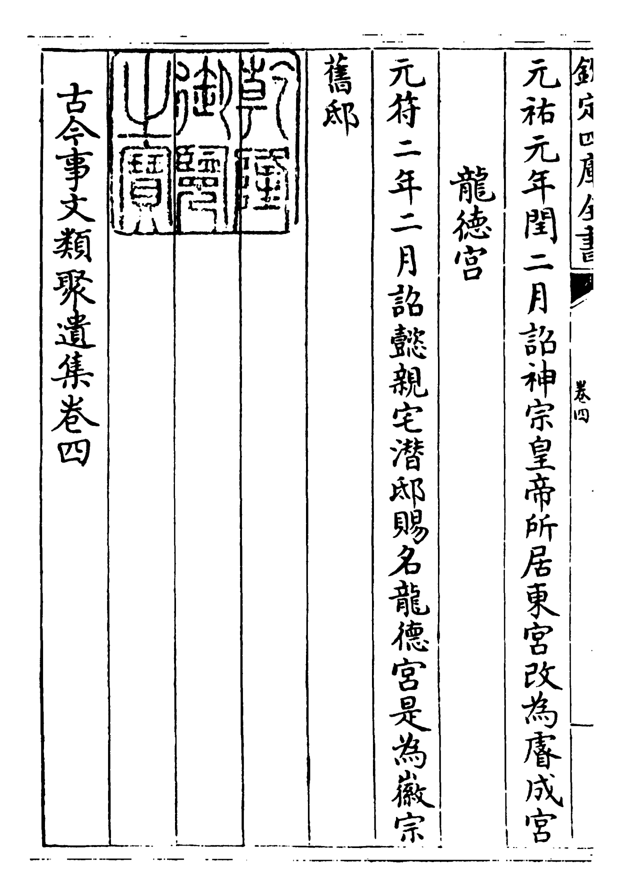
英宗潛邸有閣藏御覽經籍

舂成宮

元祐元年閏二月詔神宗皇帝所居東宮改為睿成宮

龍德宮

元符二年二月詔懿親宅潛邸賜名龍德宮是為徽宗舊邸



古今事文類聚遺集卷四